

读后记

穿越古今时空的灵魂交融
——读石英先生《我与古今文艺家笔墨神交》

谢明

已过鲐背之年的作家石英先生，著作等身，近百部之巨，被誉为文坛的“长青树”。他是一位战争年代就在胶东参军入伍的老革命，今年5月底，题签寄来新著——《我与古今文艺家笔墨神交》。这本书是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当月出版发行的，这么快能够拜读石英先生的新著，笔者大喜过望。书籍封面极简而富有张力的设计，典雅而庄重，颇具文化质感，立马引导笔者聚焦文字本身。

历史的纵深尽显时光之重。全书共51篇，分上下两卷，形成一条清晰的时间长卷。上卷21篇，石英聚焦现当代文艺家的人生与艺术实践，谈自身的感悟和启示。下卷30篇，他又回望古代名家的主要作品和生平功业，谈与之灵魂共鸣之所得。从书中篇章成文的时间看，最早的是《柳泉随感》，写于1982年；最晚的《程砚秋与青龙桥》，写于2025年，前后长达43年。

这些与石英“神交”的艺术家，远溯至西汉的司马迁。文字把跨度达二千年的时光，凝练于翻动的纸页之间，仿佛过往都凝聚于此。阅读间，恍若凝视一座中华文艺家群像，感知他们的追求与执着，与之一

起心跳，不随时间的流淌而淡化。

细品文本，品味石英九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和记忆，已转化为时间的“重量”。石英说：“古代文艺家我不可能与之谋面，而是通过阅其作品，有感于其生平事迹，从而表达我之共鸣和认知。”文中涉及相识或不相识的现当代文艺家，大多已经不在人世，他说：“也许不必每年清明都到墓地祭扫，不妨重温一下当年的读书印象，写一篇回忆文字，让昨天与今天在心灵与笔尖上‘合龙’。”书中之文，无论是壮年之作，还是老年新作，读之都会从中获取成长的财富、智慧与启迪，其人生况味，读者一定会与石英先生感同身受。

时光固然不老，但活不过文学家文字的千钧之力、戏剧（曲艺）家一招一式的经典瞬间。逐篇灵魂相融的文字，尽显“神交”之妙，石英说：“神交似乎最远，实则最近——只有至真的境界才是神交。”面对古代巨匠，石英没有学术考究般行文，而是以其文为先，坦陈灵魂之通，建立与古代先贤“神交”的时光隧道。

他沉浸式文史叙事，追寻古今文艺家的功业，寻觅心灵交集。在《爱其一文而不及其

余——兼及作者曹丕》中，他述及阅读三国时期文学家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，发出感叹：“一篇近一千八百年的文艺理论文章，读之半点也无遥不可及之虞，而且不乏现代感。你道怪也不怪？”此处的叩问，与其说是强调与近二千年前的古人，在精神层面高度切合与神交，毋庸说给作家与读者有一种“那么远”，又“那么近”“那么亲”之感。

历史上，岳阳楼多次重建，而范仲淹的名篇却难易一字。在《岳阳楼记》一文中，石英认为，“如果范文正公没有矢志报效国家、为民分忧解困的耿耿襟怀，如何能够写出这样的千古名篇？”笔者以为，如若作家没有与文正先生在灵魂深处有同样的认知，又怎会提出如此彰明较著的问题呢！

古往今来，风云际会，人杰辈出，石英如历史深潜者，在古海的波涛中，打捞被时光沉淀或者淹没的艺术灵韵，赋予历史人物鲜活的时代感，让读者触摸文脉的永恒跃动。

语言苍劲又清新，极显情愫之真。整部随笔集，钩沉叙事，语言洗练、有力，如古松枝干，其思维新颖、睿智，如新芽蓬勃，在“苍劲”与“清新”间达

成的平衡。作家在评述梅兰芳、程砚秋、侯宝林、高元钧等艺术家表演风格时写道：“真正大家风格之形成，都是主客观各种因素融合而自然‘挤’出来的。”语言质朴利落，意象丰盈，其一个“挤”，一字见髓，把大师们的艺术风骨，如梅兰芳“唱腔如珠走玉盘”，程砚秋“水袖舞出离愁别绪”和侯宝林的“市井智慧”、高元钧的“金戈铁马气”，还原于读者的脑海和心灵间荡漾。

石英观察之细，感触之深，记忆之深，尤为令人称道，在《忆当年偶遇柳青及相关情事》一文，述及60年前与柳青的偶遇，其记忆如初，“他身穿当年大多数人习惯穿的灰蓝裤褂”，“他在表面上还有几分陕北的‘土’，而在内质里却有一种比一般知识分子还知识分子的气息。这一点，不知怎么，只要我一想起柳青，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总是挥之不去。”这样的文字简洁有力，又不失细腻生动，是石英对柳青扎根乡土情怀的深深致敬！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其魅力和力量。

著名学者谢有顺先生说：“人也许不认识人，但灵魂认识灵魂。”石英先生与文中的人物，不也如此吗？这就是本书的特质。

新书架



摔倒了，就先原地躺会儿吧
作者：【韩】申佳永
出版方：磨体·大鱼读品

相信很多打工人会经常冒出一个念头：如果我们离开城市、回归田园，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？

我们能在当下这个时代活下去吗？你不敢试，但有人已经替你尝试过了！

这本书就是一个都市废物眼中的“真实乡村生活记录”！十年职场，大龄单身，带着全部存款回农村种地，从上班996到种地365，书里没有刻意的粉饰，描述的全是乡村真实、具体的生活！

看完之后，你就知道自己要不要迈出这一步了！



困于沙丘
作者：宋钊
出版：新星出版社

公元前295年，赵国一代霸主赵武灵王意外驾崩，官方含糊其辞，而民间流言四起，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定论。直到千年之后，考古学家居然在殷墟中发掘出一卷赵国史官私撰的秘史，这段扑朔迷离的死亡背后，一场隐而不宣的宫廷政变，一系列权力的争夺才大白于天下！

这部融合悬疑与权谋暗战的历史小说，以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离奇死亡的千古谜案为引，讲述了一场被权力与鲜血掩盖的宫廷阴谋。

文化热评

反思汉语词汇“通勤化”

石卫岩

公交站台前人群渐密，骑电动车的人们在晨光中穿行。他们交谈着“通勤包”“通勤时间”，在都市生活中谈及“通勤”二字已如呼吸一般自如。

“通勤”是一个日本舶来词，如同许多异域词汇，不经意地被我们纳入，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。笔者想，词本无原罪，但当大量舶来词如潮水般涌入，有的竟在无声中替代了母语中固有的珠玉，是否值得反思？

以“通勤”为例，它并非日本原生的词汇。起初用于描述战时人员流动，后来才被铁路公司使用：异地职工乘车上下班叫“跑通勤”。在汉语中，“通勤”原为铁路方面的术语，如今却被奉为时尚，部分替代了汉语里现成、朴实、准确的“上下班”。那骑电动车

的青年，在晨光暮色中往返的轨迹，用“上下班”来描述，不是更贴合他用车轮丈量归家路途的真实脉搏吗？“上”与“下”之间，蕴含着空间方位的变化与生活节奏的起落，是汉语对日常最朴素的诗意的捕捉。车笛清越，唤起的应是“下班回家”的踏实，而非空洞的“通勤结束”。

“通勤”的流行不过是冰山一角。“萝莉”取代了“小女孩”，“卡哇伊”取代了“可爱”，“天真无邪”“达人”取代了“能手”“专家”，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这类舶来词仿佛镀上了一层异域光晕，被当作时髦徽章佩戴。然细品之下，它们真的比我们的母语更贴切、更生动吗？

汉语自有其“意美以感心，音美以感耳，形美以感目”的天然优势，我们拥有“下班”

这样凝练传神的词，却以“通勤”代之，笔者是有些惋惜的——汉语的简洁之美，竟在追慕外词的潮流中黯然蒙尘。

语言是活水，自有其吐故纳新的活力。汉语长河奔流五千年，正是不断吸纳百川，才成就其浩瀚博大。借鉴本无妨，但若演变为轻易将舶来符号奉为时尚，甚至任其挤压母语固有的表达空间，是否已在无声的日常悄然销蚀自我的文化根基？

汉字承载着五千年璀璨文明的密码，每一个字都凝结着先民对天地万物的观察与无上的智慧。“上下班”的“班”字，从金文开始再到小篆，构形均为“刀”和“玉”的组合，源于古代将玉分割的意象，后引申出工作轮替、秩序井然之意。《汉书》中“车班班，入河间”描述车队整齐有

序归来的场景，其内涵的丰富远非单纯表音的“通勤”所能及。笔者认为，轻率地淡化母语中精妙、甚至更具历史厚度的表达时，放弃的已不仅是一个词语，而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清醒判断与坚定认同。

若异域词汇确能精准填补空白，自可欣然接纳；但当汉语中已有同样精妙，甚至更具神韵的表达时，则应更有底气选择自己的语言瑰宝。这关乎表达的效率，关乎对母语精妙之处的守护，关乎对文化主体性的捍卫。

笔者认为，反思汉语词汇“通勤化”，让“上下班”“专家”“能手”等回归日常表述，并非封闭排外，而是对自身语言矿藏的珍重开采与维护。这一唇齿间的微小回归，何妨就从此刻开始？